文章编号:1003 -9104(2015)04 -0185 -04

倪瓒《狮子林图》及苏州狮子林早期兴废考*

郭明友
(苏州大学 建筑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狮子林是苏州九个世界文化遗产园林之一,园林在元明两代曾历经兴废、命运多舛,其中有些历史至今依然难以弄清楚。文章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分析,考疏了关于倪云林绘《狮子林图》的一些被长期忽视的史料,考订了苏州狮子林的造园时间,纠正了方志中关于狮子林曾为潘元绍驸马府的讹传,梳理了狮子林从元末至晚明的早期兴废脉络。

关键词:造型艺术;中国园林;元代;明代;狮子林;历史;考证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狮子林初造于元末,现已成为苏州九个世界文化遗产园之一,尽管此园初造时受到当时许多著名文人的特别关注,当时留下的诗文图绘为后人研究狮子林早期面貌,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然而,由于相关文献之间存在舛互,加之后世方志阙存失考,关于元末狮子林的早期名家图绘,园林初造时间,及其在元明两百多年间的兴废变迁等,迄今仍存疑窦。本文就这三个核心问题略作梳理和考述。

一、关于倪云林与赵善长所绘《狮子林图》

倪云林是元末大画家,曾被奉为南派之正宗,其作品历来受到艺术界高度关注。钱泳《履园丛话》说"元至正间,僧天如维则延朱德润、赵善长、倪元镇、徐幼文共商叠成,而元稹为之图。"[1](p.523)实际上,这几人先后都曾绘了图,并非只有倪瓒。后世由于对倪云林画作更为推重(图1),加上乾隆皇帝对此图的御鉴和褒扬,人们便把倪云林绘《狮子林图》之说当作定论,而忽略了此图客观存在的若干疑窦。

首先,此图的作绘时间尚待考信。

学界大都认为是"洪武六年"(1373 年,癸丑),此说较早出自晚明张丑编纂的《清河书画舫》(卷11),这里收录了此图的跋记"余与赵君善长以意商榷,作《狮子林图》,真得荆关遗意,非王蒙所梦见也。四海名公宜宝之。懒瓒记癸丑十二月。"[2](p.817:445)后世诸多画录都据此照存,然而此跋文中的核心信息尚须考证。



图1 倪瓒《狮子林图》,见于董寿琪《苏州园林山水画选》

第一,《清河书画舫》收录的跋记与倪氏文集所录不完全一致。

今按《清閟阁全集》(卷9),这则《题狮子林图》的跋文内容为"予与赵君善长以意商榷,作《狮子林图》,真得荆关遗意,非王蒙所梦见也。四海名公宜

*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5 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江南古典园林艺术的环境美育功能设计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5SJB521)阶段性成果,以及苏州大学博士后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园林文献研究"(项目编号:32317146)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郭明友(1972 -),男,汉,安徽蚌埠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苏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苏州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中国园林艺术历史与理论。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宝之。懒瓒记。”[2](p.1220:160)这里没有“癸丑十二月”的时间款，而且字里行间高调自负，也不似垂暮老者的气格与风范。

第二，“懒瓒记癸丑十二月”的落款方式比较可疑。

书画大家对作品落款都比较慎重，同一时段内的落款形式也有相对一致的形式规律。在《清閟阁全集》以及《珊瑚木难》《清河书画舫》《书画题跋记》《赵氏铁网珊瑚》《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汇考》《石渠宝笈》等书画著录中，录有倪云林的书信、赠序、书画、跋记的落款计百余处，这种置时间款于名号款之后的用例比较罕见，其他几处置时间于姓名后的题款用例，皆因上下文叙事之需，置月份于跋文之首，文尾以干支纪年。例如，其为所见怀素真迹写跋文“倪瓒八月十一日，观于耕渔轩，时积雨初霁，残暑犹炽。王季耕自其山居折桂花一枝，以石罂注水插花着几格间，户庭闲寂，香气郁然，居玩此卷，久之如在世外也。癸丑。”[2](p.815:76)洪武六年倪云林已入垂暮之际，朱存理《楼居杂著》说：“(倪云林)晚遂不复用印，图成必题诗，复书某甲子，署其名东海倪瓒，或曰荆蛮民、净名居士与云林子也。”[2](p.1251:601)可见，这则跋文正常应为“癸丑十二月懒瓒记”，《清河书画舫》所录这一落款的形式有违常规，其中的“癸丑十二月”存在好事者画蛇添足的嫌疑。

第三，倪云林“癸丑十二月”过游狮子林并作画的可能性比较小。

狮子林住持如海是王彝的故人，洪武初年王彝长期旅居苏州，常常寄身于狮子林。今按《王常宗集》，癸丑年(1373)王彝就在苏州：是年二月，苏州文庙修复完工，王彝作《苏州重修孔子庙学碑》；十一月，文庙新修南门落成，王彝作《苏州府孔子庙南门记》[2](p.1229:394)；十二月，王彝写了一首以序为题诗《癸丑岁十二月初四夜宿狮子林听雨有作》[2](p.1229:439)。如果倪瓒“癸丑十二月”过狮子林并受邀作画，二人可能相遇并有诗文相酬。然而，二人文集中都无一字言及此事。

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30)收录了倪瓒一首以序为题的诗歌，诗序记录他来游狮子林并作画的时间，也不在十二月——“七月廿七日，过东郭狮子林兰若，如海上人索予画，因写此图并为之诗”。诗文是“密竹鸟啼邃，清池云影闲。茗雪炉烟袅，松雨石苔斑。心静境恒寂，何必居在山。穷途有行旅，日暮不知还。”[2](p.1386:40)高启《游师子林次倪云林韵》唱和了此诗“吟策频入院，道人知我闲。寻幽到深处，鸟语竹班班。林下不逢客，城中俄见山。床敷有余地，钟动莫催还。”[3](p.177)此和诗可证《文粹》所录倪诗不伪，后世陆深在跋徐贲《狮子林图咏》时，也附录了倪诗。如果倪瓒为如海作画仅此一次，那么“七月廿七日”与“癸丑十二月”之间的舛互就显而易见了。

第四，徐贲也曾应邀为禅林绘《狮子林十二景》图册，而时间就在“癸丑十二月”之后的三个月，对比两图，倪氏图卷中的园林景致简朴疏朗，徐贲图册中园景相对繁密，二者所参照的园景应不在相同的时间。

综上可知，这帧挂名倪云林的《狮子林图》作绘时间，应该早于“洪武六年”。

其次，此轴《狮子林图》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其实也存在不同见解，值得重视。

倪瓒在画跋中明确说此图是他与赵善长“以意商榷”之作，那么，除了倪瓒写跋记，二人分别图绘了哪些部分呢？其实，乾隆皇帝本人在鉴别此传世名画时就曾看走了眼，一度误作是倪云林图绘自家的园林清閟阁，于是就御书了“云林清閟”的画跋。清人陆心源在《穰梨馆过眼録》中，记录了他经眼的一帧《文五峰狮子林图轴》，落款为“嘉靖壬子立春，仿元人赵善长《狮子林图》法，五峰山人文伯仁制。”[4](p.1087:212)可知，明中叶时有赵善长所绘《狮子林图》传世。清人吴其贞在《书画记》中，也认定此图为赵善长所绘“倪云林赵善长合作狮子林图纸画一卷。此图脍炙人口久矣，今藏在丹阳张氏……画法不修不饰，草草而成，墨气淋漓，笔法苍老，是善长本色画，而无云林一笔点画在内。且倪赵两家法本悬绝，称曰合作，盖误也。云林题识云予与赵君善长商榷作《狮子林图》……据此题识，是赞美赵画，未尝言合作也。”[4](p.1066:69)清人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从绘画技法与风格上，也判定此图为赵善长主绘“《狮子林》纸短卷，倪云林题于本身纸上……举世咸以云林目之，再三谛视，还是善长所作，或曰细竹则云林笔也。”[4](p.1065:434)

关于此图在技法与风格上的疑问，其实自张丑《清河书画舫》就开始了，今人对此已有比较全面的归纳：倪瓒画中极少出现人物，此图中有两人；倪迂画风崇尚苍古简远，为南派之正宗，此图则一派北宗绘画风貌；倪瓒作画从不画特定实景，此图则为写实之作。[5](p.106)

总之，这帧挂名倪云林的传世名画《狮子林图》，从作画时间、画风画技，到著作权属，迄今依然疑窦重重。黄苗子和楚墨两位先生为倪云林编写年谱时，都不曾言及此图，应也是出于这一层的考虑。

关于狮子林初造的时间，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造于“至正二年”(1342)。此说最早见于欧阳玄的《狮子林菩提正宗寺记》：“按其地，本前代贵家别业，至正二年壬午(1342)，师之门人相率出赀买地，结屋以居其师，而择胜于斯焉……寺成之十三年(1354)，宜春比丘嗣谈，以临川比丘克立所撰事状，来京师谒余为记。余闻师之名，起敬日久，既摭其事状，述寺之胜概，而记之……至正十四年甲午十月癸未(1354)，庐陵欧阳玄记。”[6](p.30)类似的文献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还有一些,后世多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认为兴造于元"泰定年间"(1323 – 1328)。此说来自朱德润的《狮子林图序》:"泰定中(1323 – 1328),仆自京师还吴中。适侍御史岳石木公、郡守多通公会于城南,询仆以归来意,仆告之以归林泉以遂息肩意。二公曰:'子有退休志,盍求侣乎?近城东偏,有天如则师者,旧游松江九峰间,振锡来吴,结屋树竹,号狮子林,其为学也,真实谨密,平淡无为,子盍与之言也?'仆于是谒师,师喜曰:'先生来何晚耶,相闻旧矣。'……师既示寂,其徒卓峰立师克嗣其学,与余交,请为图之,且系其说于左。至正二十三年岁在癸卯(1363),重阳日老睢阳山人朱德润谨序。"[2](p.1386:34) 此说由于出自当事人之手,因此也颇受学界的重视,魏嘉瓒先生在《苏州古典园林史》中就采用了此说。[7](p.170)

单从每条文献来看,两条文献信息都比较清晰,不容置疑;然而,二者前后相差约 20 年,其中又必有偏误。笔者经过综合考疏,认为欧阳玄的记录更加可靠,理由有四。

第一,欧阳玄文中记述狮子林初造年份,不仅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而且有动态的推算,显然是态度审慎、经过确认的。《四库提要》也说"欧阳元作文必询其实事而书,未尝代世夸诞……而事实不妄"。[8](p.1443)

第二,欧阳玄"至正二年"年间之说,有当时其他一些相似文献可以佐证,而朱德润造园于"泰定中"的说法,却近乎是一例孤证。

比如郑元祐为园中的"立雪堂"作《立雪堂记》,是在"至正七年岁次丁亥(1347)秋七月甲子";[2](p.1386:32) 李祁作《狮子林诗序》,是在"至正庚寅(1350)夏五月"。[2](p.1386:33) 这些都符合禅林竣工后访求名流记述其事的一般时间规律。

第三,朱德润《狮子林图序》中记述的时间节点相对模糊不清,难以采信。

张维明先生曾考证朱德润辞京回吴的时间在泰定四年(1326)。[9](p.131–137) 如果朱氏在此间会晤"岳石木公"和"多通公"时,就已经听人说到维则禅师和狮子林,那么,狮子林兴造就应早于会晤的时间,也可能在泰定年间以前——如此就比欧阳询所记时间早了 20 余年。元末东南文坛名宿流连园林、沉隐释道、密集酬唱,20 余年无一文一诗言及狮子林,这是不可理解的。反之,如果朱德润《图序》的"泰定中"只是回忆其辞京回吴,其闻说及造访狮子林是在此后的某个时间,那么,此"泰定中"对于考证狮子林初造时间来说,就显得相对笼统而不足为据了。

第四,朱德润《图序》中的时间存在误差的可能。《图序》系朱德润"至正癸卯"(1363)的追忆之作,是年朱氏已 69 岁高龄,对于约 40 年前的往事记忆模糊,是有可能、也可以理解的,而且,元代这四十年先后经历了七任帝王,更换了九个年号,纪年相对纷乱。

今案维则之师中峰明本所撰《平江幻住庵记》可知,早在元大德四年(1300),明本就创建了苏州的幻住庵"大德庚子,予游吴中,郡人陆公德润施松冈数亩,于阊门之西,地曰雁荡,结茅以栖禅者。"[2](p.1386:52) 事实上,维则也早在朱德润回吴以前,就寓居了吴门的幻住庵,从年高事久、记忆模糊的角度来看,朱德润《图序》所言还有一种可能,即:他在泰定中就听到了关于天如维则和幻住庵传言,而"结屋树竹,号狮子林",以及"狮子峰"等,则是后来登门拜会时所见。这也就恰当的解释了二人在狮子林初见时,维则禅师为何且喜且叹"先生来何晚耶,相闻旧矣"。朱德润四十年后序图忆旧时,对前闻与后见的史实细节未加甄别,混淆了时间顺序和地点差别。

二、元明二百多年间狮子林的辗转与存废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园,狮子林入清以后的历史相对清晰完整,其初造至晚明的两百多年间的辗转与存废,却多不为人们所了解,后世文献中还曾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相关传说。其中,潘元绍占据狮子林为驸马府,就是流传较广的可疑论断。

此说盛行于晚清,如冯桂芬修纂的《苏州府志》(卷 5):"潘儒巷旧名潘时用巷,在狮林寺巷北,相传宋章綡居此,故又名章家桥巷。元潘元绍又居之,宅甚广,左右皆有别业,狮子林在焉。"[10](p.169) 又如(卷 149):"苏郡名园甚多,总不及任蒋桥东偏之五松园为最,即俗称狮子林者也……张士诚之婿潘元绍曾居于此,前后左右皆其第宅,至今名为潘氏巷。"[10](p.772) 在传世的同治手绘版《苏城地理图》中,还有好事者对此作了专门标注"元僧维则建狮林寺,多奇石,有卧云室、立雪堂、问梅阁诸胜"(图 2)。[11](p.20) 文字虽已模糊,对照相关文献依然可以辨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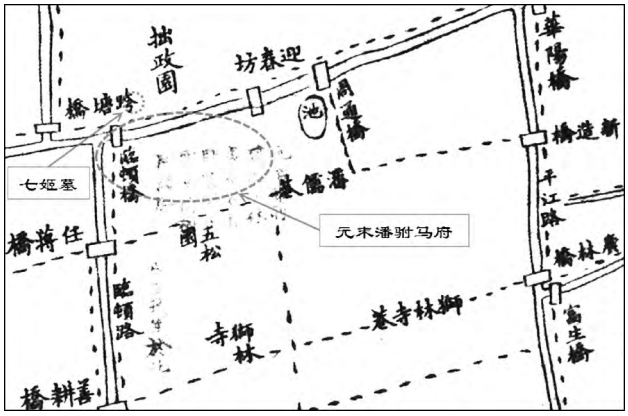


图 2 同治版《苏城地理图》,其中府、墓位置为作者考证标注

通过文献整理和实地分析可知,此说实为讹传,理由有二。

其一,从当时名流唱和记游的文字来看,元末之际潘氏驸马府没有兼并狮子林。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张士诚至正十六年三月(1356)入据苏州,至正二十七年九月(1367)兵败城破,前后合计十一年半。在这期间,朱德润曾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受寺僧之托,绘《狮子林图》并作序,当时禅林竹山依旧、水木清华。明初,高启受住持如海禅师之请,作《狮子林十二咏序》,序文说"夫吴之佛庐最盛,丛林招提,据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灵壤者,数十百区……然兵燹之余,皆萎废于榛芜,扃闭于风雨,过者为之踌躇而凄怆。而狮子林泉益清,竹益茂,屋宇益完,人之来游而纪咏者益众,夫岂偶然哉?盖创以天如则公愿力之深,继以卓峰立公承守之谨,迨今因公以高昌宦族,弃膏粱而就空寂,又能保持而修举之,故经变而不坠也。由是观之,则凡天下之事,虽废兴有时,亦岂不系于人哉?"[12](p.666)高启这里叙述狮子林从元末天如维则,到卓峰立公,再到明初如海因公,三代主持一脉相承,并不曾有间断。

其二,从实地考察的角度来看,判定潘驸马府有没有圈占狮子林,关键在于弄清楚府邸的位置。

实际上,驸马府在潘儒巷之北,而狮子林在街巷和府邸之南,按照传统前宅后园的空间关系,潘驸马府的园林区域无论在府宅之左(西)、之右(东)、之后(北),狮子林都不在其中。

关于此,晚清钱泳曾有过实地考察,《履园丛话》(卷2):"吴郡齐女门内有潘氏巷及拙政园任蒋桥一带,皆元时张士诚女夫潘元绍旧宅,故今尚有驸马府及七姬庙之称,俱为元绍遗迹。嘉庆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皋、畏堂两先生,及其令子理齐户部、树庭中翰游拙政园。园西有粉墙露出桃花几枝,因问两先生为何家所居,曰:'程氏也。'遂通知主人并往游焉。见后园有石础八枚,制作奇古,每一础上蟠螭六面,……下列三兽,穿于螭首之下,高二尺许,围圆四五尺,心窃喜之。主人曰:'此元时潘元绍家中物也。'"[1](p.57)这里,钱泳没有说狮子林在潘驸马府旧迹之内,实地考查所见也与冯桂芬《苏州府志》所言不一致,其所见潘氏"七姬庙"源于"七姬墓",是为潘元绍七位宠妾在破城之前自经殉节的合葬墓,明正德年间王鏊主修《姑苏志》(卷24)说"七姬墓在郡城东北隅潘氏后圃。"[13](p.481)由此可知,潘氏府邸园林主要是向后延伸了,大约到后世拙政园西部(今博物馆、忠王府)一带。

关于狮子林在明代中前期的变迁兴废历史,有点扑朔迷离。王世贞在《弇州续稿》(卷171)认为,可以依据杜琼《师林图》和文徵明《补天如狮子林卷》等传世画来推断园景实际面貌。[2](p.1280;140)实际上,狮子林入明之后就迅速衰败了,吴宽《正觉寺记》说"国朝二十五年,洪武诏清理释教",[14](p.331)狮子林大约就在这年前后被清理合并、旋即衰歇。晚清潘奕隽在《重修画禅寺大殿记》中说"洪武初归并承天能仁寺",[4](p.1461;106)所言应该也是这段历史变故。此后一百多年间,狮子林从吴门文人诗文集中消失,原因正在于此。例如,文徵明《甫田集》收录了他遍访苏城内外几十处禅林的数百首诗歌,却只字未及狮子林。至于其间所谓杜琼、文徵明的传世画,可能是临摹前贤画卷之作,也可能是后人作伪,不能作为推断此间狮子林园景的依据。

钱谷在《跋狮子林图册》中说,"嘉靖甲午(1534)、乙未(1535)间",有好友曾读书其中,后即"为势家所废",[6](p.34)其所言应是禅林废弃后的残存空间。

万历二十年(1592),僧人明性奉敕重修,时任长洲知县的江盈科写了《敕赐重建狮子林圣恩寺记略》,此时禅院已"故迹了不可觅"。江氏因此叹息说"由斯以观,则宋人别业之变而为狮林也,狮林之变而为荒烟野草也,又变而为佣保杂作处之地也,今又复变而为狮林也,亦成毁兴废之常。自佛法视之为极细,何足置悲喜于其间哉。"[15](p.382)

从江氏记略可知,有明一代,狮子林曾在文人视野中消失了约200年。世界文化遗产园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有待访求的漫长历史空白。

(下转第209页)　(责任编辑:徐智本)

参考文献:

[1] 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永瑢,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徐橙宇,沈北宗.高青丘集校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108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高居翰,黄晓,刘珊珊等.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M].上海:三联书店,2012.
[6] 王稼句.苏州文献丛钞初编[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
[7] 魏嘉瓒.苏州古典园林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5.
[8]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
[10] 冯桂芬.中国地方志集成·苏州府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1] 张英霖.苏州古城地图集[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4.
[12] 徐橙宇,沈北宗.高青丘集校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 王鏊.姑苏志[Z].台北:学生书局,1986.
[14] 吴宽.家藏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 黄仁生辑校.江盈科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7.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通信,长距离 3G/4G 通信)等。这些技术目前均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在各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基本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在本项目中应用难度不大,具有较高的可行性。本项目将合理利用这些理论和实验依据,进行艺术性的创新,结合现有的成熟技术进行项目整合与城镇景观的动态创新。

2. 项目技术实现主要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集成风险:造型外壳及各种机电装置、传感器装置、计算机等硬件设备和相关的软件集成为大型动态景观艺术作品,在集成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避免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与可维护性。

解决措施:第一,使用成熟的标准化部件,并与艺术设计有机相融合;第二,严格遵守质量评估体系;第三,使用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案,在艺术上大胆创新,在技术上慎而又慎。遵循两个原则:每项雕塑中最前沿的技术一般不超过一项,不使用未经实验论证和抗老化测试的技术;第四,团队成员具备专业性与跨领域性,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基础和广泛的实践能力,保证多领域协同合作。同时,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评审过程中将全程参与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2)系统的安全性风险,涉及如抗风、抗震、抗腐蚀(沿海)、结构安全性、人员保护等。

解决措施:第一,按照国家各项安全标准进行安全性设计,并请专家对各项安全措施进行评估;第二,以人为本,考虑不同群体(老人、小孩、长发、衣物等)在设计中考虑可能出现的不同安全性隐患,并给出不同的安全方案;第三,设计中特别考虑防止景观零件脱落,特别是强风、地震、长期使用老化可能造成的零件脱落;第四,提供详细的安全说明与维护手册,对于磨损部件定期检查和更换;第五,雕塑实行年检制,并建立相应的标准;第六,强化设计人员、施工人员与维护人员的安全意识,定期培训。

四、结语

动态景观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比西方确实晚了许多年,在技术全球化、生活审美化的潮流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产品还是公共空间,都必然会掀起一场从静态到动态的革命。希望通过本文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工程师、设计师、学者投身于本领域的研究,以填补动态艺术在我国理论及实践上的空白,让更多的中国人不出国门也一样有机会感受到这种艺术的奇妙魅力,成为动态景观艺术技术的享用者。

(责任编辑:贾明哲)

参考文献:

[1] Zeki S. Inner vision: An exploration of art and the brain [J]. 2000.
[2] Malina F J. Kinetic art: Theory and practice: Selections from the journal Leonardo [M]. Dover Publications, 1974.
[3] Popper F.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kinetic art [M]. Studio Vista, 1968.
[4] Bradt G E. Air - liquid kinetic sculpture apparatus: U. S. Patent 4,939,859 [P]. 1990 - 7 - 10.
[5] TURK M, ROBERTSON G. Perceptual user interfaces (introduction)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0, (03): 32 - 34.
[6] Oviatt S, Cohen P. Perceptual user interfaces: Multimodal interfaces that process what comes naturally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0, (03): 45 - 53.
[7] Passivity - based control of Euler - Lagrange systems: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applications [M]. Springer, 1998.
[8] Utkin V, Guldner J, Shijun M. Sliding mode control in electro - mechanical systems [M]. CRC press, 1999.
[9] Armbrust M, Fox A, Griffith R, et al. A view of cloud computing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10, (04): 50 - 58.
[10] Buyya R, Yeo C S, Venugopal S. Market - oriented cloud computing: Vision, hype, and reality for delivering it services as computing utilities [A].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2008. 10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 Ieee, 2008: 5 - 13.
[11] Manyika J, Chui M, Brown B, et al.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J]. 2011.
[12] Akyildiz I F, Su W, Sankarasubramaniam Y, et al. A survey on sensor networks [J].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IEEE, 2002, (08): 102 - 114.

(上接第 188 页)

Ni Zan's "Picture of Lion Grove Garden" and a Textual Investigation of the Vicissitude of Lion Grove Garden in Early Period

GUO Ming - you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Jiangsu* 215006)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some historical data relevant to "Picture of Lion Grove Garden" painted by Ni Yunllin that has long been ignored, and I also examine and correct the time that the garden was made, and I rectify the false report that lion grove garden once was Pan Yuanshao's mansion, and cleared up the history of the vicissitude of Lion Grove Garden in early period from late Yuan dynasty to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Yuan Dynasty; Ming Dynasty; Lion Grove Garden; History; Textual Investigation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